

我终于搞到了宋翊的MSN账号

3

青春言情



桐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大概每个女孩,都曾在少女的年纪将目光停留在那样一个男生身上,他是学校里的王子,成绩优秀,性格开朗,有着阳光的笑容,打一手漂亮的篮球……对当时17岁的苏蔓来说,宋翊就是这样的存在。只是她没想到,一切都在那个夏日的午后发生了变化。

我在清华等你——多年后这句话已被宋翊遗忘在时间的角落,不复记得。而那个捡篮球的女孩却一直牢记在心里。11年后,一次意外的重逢,苏蔓不再是当年那个平凡自卑的少女,而宋翊,也不再是笑容阳光的少年……

[上期回顾]

打听到宋翊在MG后,我跑到他工作的大楼附近,躲在MG对面的一个咖啡馆偷窥他。在咖啡馆,我无意中看到MG的招聘启事。我决定跳槽,到MG去追他。

第二天,我捧着宿醉的脑袋给那个人打电话,想约个地点去还钱,对方手机却一直不在服务区,之后又联系了很多次,仍然没有办法打通,还钱的事情只能先搁置。

给MG发了简历,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职位,仍旧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竞争令人吃惊的激烈,大半个月后,我才得到职位。

一周过去,我算着各种时间下班,愣是没有撞见过他。虽然近距离接触无望,不过,我发动无数人肉搜索引擎,终于找到了他出国后用的一个MSN账号,立即加上,几乎二十四小时刷屏,他的头像却永远是灰色的,我开始怀疑这个账号还能用吗?

今天加班,离开的时候,等电梯的人只有我一个。我身体很疲惫,思想却很狂野。幻想着也许他仍在加班,我们可以电梯偶遇,虽然没有下雨,不过电梯可以出故障的,最好困在里面一整夜,什么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可以发生。我满脑袋的美梦,眼睛幸福地闪耀着哇哇的桃心。电梯门打开了,我和电梯里的人视线相碰的一瞬,都愣住了,我吃惊下忘记了我需要进电梯,只呆呆地看着对方,幸亏他反应快,挡了一下门,已经要合上的电梯门才又打开。

“你怎么在这里?”我立即发问,又觉得太不礼貌,赶紧加了一句,“我打电话给你还钱了,你的手机一直不通,说是在服务区。”他不答,反问:“你怎么在这?”我得意洋洋地说:“我怎么能在这里上班。”话出口才反应过来有问题,立即很心虚地问:“你怎么在这里?”

“我也在这里工作。”他简单的回答,我却觉得整个电梯在旋转,发了会儿呆,才突然想起我还欠他钱,一边掏钱给他,一边脑子里左右盘算。

“那个,那个,其实那天我告诉

你我在W工作是在骗你,我没有在那里工作,我也不叫Freya,我叫Armanda,你就当作那天什么都没听见如何?我请你吃饭……”

电梯停住,好像有一个人走了进来。我没有心思理会,只满脑子想着如何封住此人的口,否则让公司听到风声,我肯定立即被炒鱿鱼,并且从此被烙下“骗子”的印记,北京的金融圈子恐怕就不用再混了。我手里捏着两张百元大钞递给他,慌乱无措地说着话:“我请你吃饭,你想吃什么都行,鱼翅、燕窝、鲍鱼,就是把我炖了都行,只要你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手向我的两百元钞票伸来,我正要松手,却看见他的手直直越过我的手,和另一只手握在了一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刚回来?”“下午的飞机。”“辛苦了!”“哪里,哪里。”

我的脑袋一瞬间空白了,我刚才说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呆呆地捏着两百元,盯着自己的指尖,觉得自己的手在发颤,也许下一个动作,就是直接掐死自己。

他在收回手的同时,终于顺道从我手里拿过了钱,而我仍盯着自己的手指发呆。电梯里很诡异地沉默着。我心心念念的人就在我身侧站着,而我竟然连抬头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所有浪漫不浪漫的搭讪,我全忘记了,我只知道我刚才又在说蠢话,而他正好听到了。

“叮!”电梯到底了,宋翊第一个走出电梯,我下意识地跨出电梯,跟着他的脚步紧追着,走出玻璃门,被街灯一映,人又立即清醒,停住脚步。回头处,某个人也已经快要消失,我立即踩着高跟鞋狂追:“喂,喂!站住,站住!”他的心情似乎很不好,眉头攒在一起,在过往车灯忽明忽暗的映照下,显得有几分凌厉。我

有些呆,张了张嘴,鼓了鼓勇气才敢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他不耐烦地说:“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OK?”我赶紧点头:“OK!OK!”

他盯着我不吭声,我反应过来,立即沉默地远离他,迅速向地铁站的方向飘去,身后传来若有若无的声音:“加班过九点,的士费用报销。”我醍醐灌顶,立即回头,笑说:“谢……”看他瞪着我,又立即转过头,板着脸孔,专心找计程车,不认识,不认识!我们不认识!

晚上洗完澡,躺在床上,心里还是不踏实,翻来翻去半晌,又打开了电脑,没有登录QQ,登录了MSN。宋翊的头像竟然是亮的,我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敢相信这个事实。真的是亮的,不是我的幻觉!

心跳加速,头发晕,手发抖,颤颤巍巍打了个“你好”,觉得很怪,删除,想了想,又打了个“你好”,再删除,最后发了一个笑脸过去。屏住呼吸等待,没想到对方立即给了回复:“你好,很久没有登录,很多人光看账号已经记不起真名,请问,你是……”

我深吸了口气,颤抖着手打字,好半天才终于敲出一句完整的话:“我也是清华经管的,比你低两届,我和袁大头的女朋友,他现在的老婆很熟。”实际上,我和她只是住在一层楼里,彼此知道对方而已。我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他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很快,电脑上时钟的时间已经接近十二点,我试探地问:“你平时都睡得比较晚吗?华尔街真的像传闻中那样,一天要工作至少十四个小时?”

“差不多,真是真累,不过还好,有的时候,劳累会令你忘记思考,而忘记思考不失为一种幸福。”

“国内的工作还像以前一样忙?”

“现在的工作,大脑的劳动强度

降低了,但心的劳动强度提高了。”

我盯着他的回话研究了半天,想看透每个字背后的意思,却越想越乱,我很想问:“你的女朋友呢?她不是也在美国吗?为什么你现在是单身?”可是我不敢问。

多年前,那个传说中金童玉女的搭配让我每夜哭醒,虽然之前也没有多少希望,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多年的追逐全成了绝望,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我自怜自伤,自厌自鄙。失恋的痛苦加上父亲重病住院,我整整消沉了两年多,后来遇见麻辣烫,她在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日子,陪着我疯、陪着我闹、陪着我掉眼泪,随着时间流逝,我逐渐正常,一切都好像未留痕迹,似乎他随着我年少轻狂的时代一起逝去了,可是每天晚上的梦告诉我相反的事实。

等着他的头像变成灰色,我才关了电脑,又叫又跳地冲上床。实在兴奋得睡不着,只好去骚扰麻辣烫,麻辣烫的声音睡意朦胧中满是紧张:“怎么了?蔓蔓?”

“我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麻辣烫呆了一会儿,惊讶地叫:“神经病!你个大神经病!这都几点了?你明天不上班?是不是那座冰山给你甜头了?”

我咯咯地甜蜜笑着,不说话,麻辣烫叹气:“疯子!女疯子!一个大女疯子!”话语像骂人,实际的语气却半是心疼我,半是替我高兴。她陪我傻乐了会儿,突然语气变得严肃:“蔓蔓,你这么喜欢他,到时候真和他在一起了,万一他不喜欢我,你是不是就不理我了?”

“他住我左心房,你住我右心房,我要和你们都在一起,才会有一颗完整快乐的心。”

“呸!我要赶紧找个扫帚来,扫一扫地上的鸡皮疙瘩。”

水依偷偷给丛德成录了一段像

6

官场小说



于卓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刚刚到东升市能源总局上任不久的温朴在立足未稳之际,就面临着能源部直属的烂摊子东北安装公司需要选址整体搬迁所掀起的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以部里的领导总工程师水依为代表的三路人马,对于搬迁的选址问题各怀心事,纷纷明里暗里支持自己属意的搬迁地点,并施展各种手段进行争夺。温朴在这场争夺中则表现很低调,不仅不主动争取,甚至一度往外推,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

[上期回顾]

能源总局元老级领导方远天的儿子为了争夺家产,演出了一场闹剧。事情败露,老局长的儿子自杀。总局网民主堂论坛里乱成了一锅粥。

温朴到京城出差,今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跟水依谈完工作后回东升,中午参加市长劳家奇操办的一个酒宴,下午再返回京城,晚上出席一家跨国公司驻京机构举办的招待晚宴。温朴见水依,不是要散谈什么,而是专门谈钱。

能源总局第三项目部负责的哈林工程,计划追加三个亿预算投资,前几天总局报给水依一份追加投资说明报告,水依看过后,在几处给予点拨,总局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觉得水依点拨得很到位,就把报告修改了。按说,修改后的报告,有多种渠道送到水依办公室,温朴不必亲自跑到北京,但温朴还是亲自送来了,这就叫会看事儿、明白事儿、能办事儿、不耽误事儿。

温朴应该说是幸运的,昔日副部长苏南那一对肩膀的高度,确实让他受益匪浅,拓宽了他看事情与处理问题的视野,最关键的是那个高度给他提供了全方位审视官场的空间,让他懂得了事事环绕外事,事外事往往才是真的事,这就是他亲自送报告来的原因,他要看看水依在处理完报告事宜后,还会不会跟自己讨论东北安装公司整体搬迁的事情。

温朴不得不承认,姜还是老的辣,那会儿水依谈过报告,舌头就不要再碰触东北安装公司整体搬迁,只是让他把一块云南洱山产的1980年普洱熟饼带给东升市长劳家奇,此举的意思,让温朴感受到了什么叫无声胜有声。温朴很清醒,等自己回东升见到劳家奇,他的嘴就不必像水依这样躲闪了,他自然会提起东北安装公司整体搬迁这个时时不能落地的棘手事,到时或许还会找机会顺理成章地把水依针对此事的态度以及认识交给自己的耳朵,一些本该是水依嘴上的话,但借劳家奇的嘴这么一转换,内里的意思就扩

大化了,无形中就预留出了巨大的操作空间,所谓击鼓传花、借嘴达意的奥妙不过如此。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从水依办公室出来后,温朴没有回东升,而是去了丛德成那里。刚才在水依办公室时,他收到了丛德成发来的短信息:有事找你谈。

怎么,温局长。水总没留你吃饭?与温朴一见面,丛德成就阴阳怪气地问。

温朴说:我得赶回去,那边有事。温朴故意看了一眼手表。丛德成也看了一眼手表,说:还往回赶?温朴道:中午市里面有活动。丛德成说:都这个点儿了,推掉吧,中午我请你吃湘菜。

温朴脸色为难,说:倒是好事儿,可是还得回去呀。丛德成望着温朴说:别回去了,找个清静地方,我跟你说点儿事儿。

温朴从丛德成脸色上,朦朦胧胧感觉到他可能真有什么私话要跟自己说。丛德成不无苦恼地说:我要跟你说的的事儿,可能也牵扯到你呀,温局长。

温朴想丛德成现在是个敏感人物,他心里按不下捂不住的事儿,八成不会是几脚就能踢开的事儿,而且他还说有可能牵扯到自己,看来中午市里的酒宴得推掉了。

温朴掏出手机说:好吧,丛厅长,那我给劳市长打个电话。丛德成点了一下头,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张请柬摆弄着。

温朴打过告假电话,丛德成过来,递上请柬道:留你,也是为少让你跑一个来回。这个请柬,你身上也有一份吧?丛德成的这个请柬,就是晚上温朴要参加的某跨国公司驻京机构举办的招待晚宴的请柬。

丛德成开车,把温朴拉到了湘水源。四目对视,温朴见丛德成还不

亮牌,就直问过去:什么事儿让丛厅长这么不好开口呀?丛德成卖关子道:等会儿,边吃边说多好,你急什么嘛。

等菜上了桌,丛德成把桌子上的几道菜都评价了一番后,舌头突然就够到了老水手俱乐部,温朴多少有些意外。

丛德成道:水依请我去过老水手俱乐部了,想必他也请你去过那里吧?温朴脸上热,有关老水手俱乐部的一些画面,接连从他记忆里闪现出来……那晚,他被带到了一条船上,被迫和一个叫二胡的姑娘有了几次身体触碰。

丛德成叹口气说:过去知道水总道行深,但没想到会有那么深呀,温局长。老东西够歹毒啊!那个水塘里,每一个船屋上都有针孔摄像监视器,这个你不知道吧,温局长?温朴心里扑腾了几下,但他很快就稳住了乱心。

温朴暗自庆幸那天在船屋里把持住了,今后谁拿录影带跟你说话,你无疑就是谁的人质。这可能吗?温朴试探着问。丛德成不容置疑地说: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丛德成确实相信消息的真实性。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就是那晚陪他的女孩,跟二胡一样,也有个乐器艺名,叫长笛。至于说长笛为什么泄露天机,这个谜团,他虽说还没有弄清楚,但他知道长笛十有八九出事儿了,因为当时通话时,长笛的语气慌慌张张,说她已经不在老水手俱乐部干了。果然,长笛断了电话后,丛德成再打过去,手机就关掉了。这搞得丛德成恍恍惚惚,坐卧不安,生怕哪天在什么网站上,突然看到自己与长笛的裸体画面。

后来他就想到了温朴,觉得水依能这么玩自己,那他自然也就不会放过温朴,温朴在搬迁这件事儿

上所扮演的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讲要比自己重要多了,水依急于一个个都摆布,这样到了关键时刻他该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

丛德成问温朴:温局长,我不知道你在安装公司搬迁这件事儿上,到底能帮水依使上多大劲?温朴含糊糊地说:我身上这点儿铁能打几根钉,你丛厅长不会没有数吧?

丛德成苦笑说:温局长,莫非咱俩现在不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不是同船难兄难弟?温朴支开这个很具体的话题说:你不是是神经过敏吧,老弟?

丛德成恨恨地说:实话跟你说吧,我这个搬迁临时工作小组长算是陷进去了,J局长、S局长,还有直接在背后操盘的水依,我谁是谁也惹不起呀!丛德成这不是在叫苦,他确实是四面楚歌,S、J方面他都收了好处。

丛德成说:事到如今,水依在搬迁上的利益,我不得不考虑了,温局长。问句不当问的话,你今天见水依,他有什么明确的表示吗?温朴说:我今天是追加预算投资的事儿找他,他没提搬迁的事儿。

丛德成再次点点头:说,我知道你对搬迁这个事儿没兴趣,可是现在……温朴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老弟,你说水总要是能把东北安装公司搬到东升市,就我温朴这两条腿,到时还能别得住马腿?

丛德成愁眉不展地说:难得你老兄还能有这么放松的心情,我现在可是欲哭无泪呀!温朴若有所思地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脚上的泡,既然是自己走出来的,那就自己想办法挑开。

丛德成像是从温朴这句话里领悟到了什么,振作精神说:是福不必躲,是祸躲不过,不说这些稀里哗啦的破事儿了,来来来,老兄,咱吃饭!